

Xuan Bai

柏萱

Chinese 431, Winter 2012

### 逝去流年中的旧中国

随着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展，中国小说翻起了新的潮流，首先是问题小说，而后又转向了写实小说。这期间还出现了不少乡土小说作家，将题材切换成了城外的劳动民众，突出了乡愁，民间风俗等专署于乡间的特色与那里农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通过阅读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与台静农的《拜堂》使我们逐渐了解了 1920 年代末中国的社会状况。两位作者所取的描写手法不仅截然不同，题材的区域也完全不一样。一个带我们看到的是京城，在大城市里众多复杂人际关系里与是非纷纷的乱世中，明显呈现出来的穷富命运的差别。另一个则把我们带到了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存活的贫苦农民的生活里。两位作者用直白客观的语言深刻地描述了，城里和乡下，旧时代劳动阶级的人民们凄楚苦涩的生活与精神创伤，社会地位卑微并无法翻身的无奈处境，同时还展现了人们坚忍不拔的生存意识和追究精神。

林徽因的短篇写实小说《九十九度中》发表于 1934 年 5 月《文学月刊》，讲述了 30 年代中国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社会现象，其中特别强调了传统女权问题，穷富平等问题，以及劳动人民极为不稳定的生活处境。《九十九度中》从标题开始就制造了悬念，留下了很多空间。在这里林徽因所用的其实是华氏气温，相当于摄氏 37.7 度。但是中国向来以摄氏度作为标准衡量单位，所以看到标题我们自然而然会联想到摄氏度而不是华氏度。九十九摄氏度，距离水快开锅蒸发的温度只差一度而已，几乎象征着一个忍无可忍，忍到尽头却还无法释放的极端状态。这状态就好像那些穷苦出身的人们的一生，永无止境地追求着美好生活，可到最后拼了命也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自始至终被上层社会践踏着脱离贫困的机会。那是一种多么绝望的生活方式啊！

故事中，酷热京城的一天，被作者通过形形色色不同社会阶级的人们揭露出来。(1)一天的开始，我们随着三个满脚泥泞的挑夫走进了一个平凡而杂乱的世界。有坐在洋车上琢磨着到哪儿美餐一顿的卢二爷，有筹办酒席庆祝六十九岁大寿的张老太太，有被父母和封建传统逼迫成亲的阿淑，有在甜品店里享受生活的青年朋友和情侣，有打扮得非常时尚漂亮的年轻女孩儿们，有衣食无缺相互嬉戏的富家孩子们，还有留德回来名声不小的丁大夫以及和他一样因为应酬而离职岗位的各种高官人士。而在同一时间的另一层面，有去索债但被抓起来的车夫杨三，有被汽车尘土笼罩着蹲在墙角影子底下卖酸梅汤的老头儿，有等候使唤挨着饿的小丫头寿儿，有为朋友跑遍大街小巷找大夫但不被给好脸色看的张秃子，还有最后喝坏肚子中暑病死的挑夫，以及他那即将要挨家磕头凑钱办丧事的孩子。虽然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故事，也没有固定出现过一个人物，众多断断续续的小情节，鲜明地对照了旧社会中两个层次的人们的两种命运。

大都市的一切都被作者的视线一扫而过，她将每一个故事都在登场人物出现后便立即打散，让我们无法把每件事看清楚，只能通过画面的一小部分去做故事整体的联想。而后，作者又刻意地再将画面连接到一起，交错切换他们的关系，显示了两类人截然不同的两类生活：车夫，老头儿，丫环，张秃子，挑夫，挑夫的儿子，都是劳动人民，他们的命运是坐牢，受苦，挨饿，不受重视，病死，乞讨；而卢二爷，张老太太，阿淑，逸九，富家孩子们，丁大夫等，是高层社会人物，他们生存的状态是空虚无聊，挥霍无度，遵规守旧，追求新思想新潮流，有依有靠，虚伪而冷漠。<sup>(1)</sup>林徽因在《九十九度中》使用了同时空的共在结构，把一个大热天的众生相的横切面历历在目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有评论说得好，钟表指针的移动和水银柱的上升是这个共在结构的轴，而 40 多个人物的生活故事围绕着这个轴转动。从而引出了富裕悠闲的上层社会，和受剥削下苦力的劳动阶层的比照，显示了 1930 年代中国社会各种不平等的主题画面。

《拜堂》是台静农在 1927 年 8 月完成的一篇乡土短篇小说，里面不仅表现了古旧乡村中穷苦人们凄凉黯然的生活，也揭示了他们压抑的内心世界，求生的意志，还有对命运的苦苦挣扎。作者将整个故事的背景与情节用大量的对话形式给以介绍，使我们可以身处其境般地认识故事里的人物，别且深刻地体会到他们所面临的种种困难。第一眼看到标题还以为讲的是件光明正大的喜事，读完后才发现这是一件沉重压抑，充满悲剧气氛的“丑事”。作品写的是在哥哥死后，汪二与寡嫂发生了关系，导致汪大嫂怀了孕，在一个黑夜里汪大嫂悄悄地请来赵二嫂和田大娘做主婚人后，叔嫂二人草草拜堂的故事。文章用了很多细节描写出了旧时代乡村男女们贫酸艰苦的生活条件，还有他们灵魂中不屈于命运的精神。

有主见，执着，善良的汪大嫂是一位具备着乡村本色特点的妇女，她对生活的坚韧的追求使她成为本篇小说中的主要集中点。尽管她有好几次都想上吊的想法，但还是挺了过来，这种对生活坚持不屑的信念可以在她的语言和行动里显示出来。“将来的日子长，还要过活的”，这句平常而准确的话语，无疑是一个坚强的劳动妇女做人的态度和生活的目标。<sup>(3)</sup>尽管仪式在夜色中偷偷进行的，她在拜堂所用的东西和拜堂的程序都没有丝毫的马虎，让汪二买拜堂用的香烛，黄表，用红纸糊窗户，还深夜登门请求赵二嫂和田大娘做牵线人。当赵二嫂说给在阴间的哥哥也磕一个头的时候，“汪大嫂的眼泪扑的落地了，全身是颤动和抽搐，”这一细节显现出汪大嫂内心的愧疚与悲伤，黑暗的社会造就了她为了生存，冒着被世人责骂的危险，冲破了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整个故事中作者多次用大段话来描写黑夜，不仅仅是时间概念上的夜晚，而是对农民苦难命运的同情、悲愤和对黑暗现实的隐喻。

小叔子和死去哥哥的寡妇结婚本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在严谨封闭的农村里更是受人唾弃的丑事。<sup>(4)</sup>小说一开始就交代了汪家一贫如洗的经济条件，而困在这个家里的寡妇更是过着无依无靠，很难存活的日子。倘若她没有和汪二在一起，那么她的下场无非只有三种：被公公买去换钱，出家，一生守节也就是等着被饿死。另一方面，汪二也没有钱取新媳妇进门。所以说汪大嫂与汪二的结合是为持续生存最理想的出路，由此选择体现出他们勇于追求自己幸福和渴望存活意志力。最后拜堂中，汪大嫂把白孝鞋换成黑鞋，红毡子被一张破席子取代，汪二穿的是过年的衣服，红丝线被几条棉线取代等等，众多的细节刻画揭开了主题，表现出小人物的辛酸，也间接的表现出人们即使在穷困潦倒的生活里也一直追求着自己的幸福不屈精神。

两篇小说，两个区域，同一个年代，两位作家把 1920 年代末到 1930 年代的中国社会，从都市到乡村，倾诉得是淋漓尽致。我们一边感叹着旧社会里劳动阶级的人们可怜又可悲的存活状态，一边不禁赞叹着他们对命运坚强不屈，为维持平凡生活而拼搏到底的毅力。如今我们能享受着平凡快乐，自由平等的生活，是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们扛过了煎熬，战胜了黑暗社会中无数的压迫和不公平。

参考：

- 1) 贺明华. 《九十九度中》的现代性.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第 23 卷第 3 期, 页数 1-3.
- 2) 董秀婷. 《九十九度中》的窗子内外现代性.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9, 第 9 期, 页数 1.
- 3) 朱伟华. 《“以乐景写哀”的乡土小说》.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第一期, 页数 1-3.
- 4) 费孝通. 乡土中国.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5. 51-68 页.